

法名：內號果心（外號大寂）

自傳

我出家的法名：內號為果心，外號為大寂。俗名郭濟源，現年二十七歲，父親郭國輝，母親郭周金昭，爺爺郭應該，奶奶吳主連，有二個妹妹，因此，我算是獨子，世居台南市。打從小時候開始，看到出家人時，內在總是浮現喜悅之情。出家人的外在威儀，深深打動幼小無染的心靈。這種對佛教的熱情可追溯到我生而有記憶之時，還在夢鄉中的我，被一陣陣模糊而有力的聲音吵醒，仔細一聽，原來是父親在參話頭——「我是誰」。就是這一句有趣的「我是誰」，種下了未來出家的種子。

長大後，有越來越多的生命之結困擾著我，我愈想解開所有的結，它們就愈不留情地反撲，使原本迷惘的心更加朦朧不清。澎湃洶湧不認輸的意志告訴我說：「你不能像其他世界上的失敗者一樣，因沈淪而淹死。你應堅毅不拔地望著彼岸，奮勇無比地游向岸上，即使是大風大浪也在所不惜。」我開始閱讀大量的書籍與報章雜誌，從二十四小時超商到大書店，從學校圖書館到市立圖書館。毫無篩選地接觸各式各樣的書後，身心日益匱乏，心靈日益空虛，年輕的歲月難道就此蹉跎過去嗎？

不知道是為什麼，當高中時期第一次看到「止觀」這兩個字時，我很確定的告訴自己，「只要戳破止觀的奧秘，任何問題必將解決」。我開始尋找關於這類的書，並實際在生活中鍛鍊身心，無時無刻用心於體會當下，體會當下存在界所自然透顯出的真諦。聖嚴法師與奧修大師（Osho）同時給我不少的啟發，但是，這些啟發漸漸地不夠用了，我希望能有實際指導的老師。因此，接觸了葛印卡大師的禪法，有一陣子，我迷戀於原始佛法與南傳佛法。《阿含經》，尤其是《雜阿含》曾帶給我一段開悟性的時光，我對原始佛法有著一股感恩的心。而《清淨道論》明白地表示南傳四十業處的修法、技巧，從中使我理解了止觀的運行原理，並從實際操作中瞥見了宇宙之道。

然而，如同齊克果所說的，「只要一天存在著，對真理的探尋就永無停止。」進入佛學的領域久了之後，漸漸意識到一些問題，大小乘的對立是令我最頭痛的問題之一，它令我重新思考過去所學所修的法，它是個當頭棒喝。中國是屬於大乘的國家，原始佛法與南傳佛法先天性難以融入這塊土地，我必須痛下決心，繼續學習初、中、後期之大乘佛法。《瑜伽師地論》是再次震憾吾心的巨作，透過它，不一樣的思維模式與語言表達法刺入我的腦中，我深深被玄奘大師翻譯的格式吸引，玄奘回國從事譯經事業時，質與量的水準達到了「前無古人」的境界，在那個時代是為「新譯」，以前則為「舊譯」。由於他龐大的貢獻，使得窺基大師得以成立法相宗或慈恩宗。

以上都是我大一以前的情形，當時我正在逢甲大學電機系。當我對真理的求知

欲、善法欲越來越強大的時候，開始不滿足於電機系所學的東西，在大一升大二那一個暑假，決心考轉學考，結果同時考上東吳、東海與華梵哲學系，最後選擇了華梵，因為它裡頭有較多佛學的課程，引起我最大的興趣。

因緣就是這麼不可預測，就在考上華梵的那個暑假，我在天台宗的道場出家了，師父又精通因明、天台、唯識、哲學，這簡直是如魚得水。《小止觀》、《釋禪波羅蜜》、《六妙門》、《法華玄義》、《摩訶止觀》再度讓我見識了不同風格的大乘佛法。由於原始佛法深厚的基礎，對於大乘佛法有更敏感的體會，這兩者有著顯著不同的邏輯觀，一者從人類生命中切入，一者從形上學切入。大乘佛法所要處理的問題不只是人生痛苦的解脫，本體論與宇宙論是論師們更感興趣的課題。

大二升大三那年，我接受中國佛教傳統的受戒儀式，即三壇大戒。所謂的三壇大戒即依序受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。受完比丘戒時已經是具足僧格的僧人，受完菩薩戒則成為內含菩薩戒體的大乘比丘。當時受戒的地點在屏東縣車城鄉的青龍寺，三師和尚分別為：道海長老是得戒和尚、智海長老是羯摩阿闍黎、心田長老為教授阿闍黎。另有七位尊證為我證明得戒，分別為：寬裕長老、聞通長老、體慧長老、宗興長老、從慈法師、慧天法師、惠空法師。

我曾讀於華梵大學哲學系，哲學就是專門處理理論系統間的問題，釐清系統與系統間的差異。根源於哲學訓練的情況下，我對於許許多多的佛學體系，有越來越清楚的敏銳度。目前就讀於東研所，未來畢業，希望以這雄厚的基礎來弘揚精確且面面俱到的佛法，並給予適度的批判，批判是為了真理層次的逐步提升。如同近世存在主義，我不希望佛法落於空洞而無活力的理論中，徹底的實修與教導將是我給眾生的最大禮物。不問所度眾生量的多寡，只問能給眾生多少質的提升。

由於過去是理工科的學生，因此在理性思考、思辨能力與數理邏輯上，較一般哲學系的同學有更深的基礎，上課時，別人聽不懂的，我經常覺得非常容易，貫通無礙。

由於所研究的方向是佛教哲學，因此我放較多的心力在印度哲學與中國佛學上。又我的興趣在於瑜伽，目前我已閱畢一百卷的《瑜伽師地論》，足足花了將近四年的歲月。由於瑜伽是所有印度哲學修行與實踐的共同準則，尤其是瑜伽派 Patañjali 的 *Yoga sutra*，我已知道全部經文的內容，並將它翻譯成中文，書名為《瑜伽經》，這本譯著的完成比坊間由陳景圓所譯的《瑜伽經》足足早了半年。

2001 年筆者曾經在台南的湛然寺講授過《小止觀》與《六妙門》，並根據這兩部聖典親自指導學員實際禪修，因此對於《小止觀》「歷緣對境修」的部份非常清楚。那次來學習的人多是知識份子，其中以老師居多。年齡層從已退修的警察到正在讀國小的學童都有。那一次的講授，獲得極大的迴響。所謂的迴響並不是多大的喝采聲，而是學員們從散心到寂靜的改變。

另一個令學員震撼的是：依著止觀禪修，許多生理上的疾病都可以獲得解決，並且在生活中保持高度的敏銳性。這實在是寂靜的功德所致，佛法所說的功德項目非常多，其中大多欠缺「現證性」——當下能觸證的性質，唯有「寂靜功德」是在禪修之後，每個禪和子都能獲得的正受。

從那次的教學之後，讓我深深地領悟到：一般人不是不想學佛，而是摸不著門路，欠缺人引領。為什麼佛陀親自教的法能讓人證果，因為祂自身有成就。現代的人知識水平都很高，「說理的人多，證理的人少」。其實，不管是佛學的領域或者其餘學問的領域，要把學說教得讓人聽得入、聽得懂，總是涉及「能教者」本身有沒有切身的經驗，這切身的經驗落在佛法上，即是「體證」，緣自覺知，不待他人。

於2006年8月25、26、27日，在台南松育樂中心辦了三天的佛學講座，講題是：佛教的修行基礎——止觀。第一天講止觀之前行，第二天講止觀之正行，這兩天為聽聞者打基礎，從原始佛教與阿毗達摩入手；第三天講止觀之延申，把止觀之時空背景拉到大乘佛法，尤其是天台止觀。這次演講辦得很成功，來了非常多人，三天的人潮都絡繹不絕，足見大家對實修法門充滿興趣。

最近2007年9月1日及8日，在台南開元寺禪學院辦了兩次佛學講座，講題分別為：念佛法門之殊勝、原始佛教的觀呼吸法門。兩次都來了將近滿座的聽眾，尤其第二次更勝於第一次的人數。不僅比丘、比丘尼的人數多，在家居士更多，而居士中，從清華大學的學生到社會上的公教人員、電子新貴等等，都同霽法喜，僧俗四眾皆嚐到甘露法味。

未出家前，《雜阿含經》、《清淨道論》、《瑜伽師地論》、《大智度論》的閱讀，為我奠定深厚的佛學基礎，幫助我日後面對大藏經時能貫通無礙。這四本經論主要是由我父親的友人指點我閱覽的，他是位佛學老師，對佛學有非常深刻且獨到的見解。後來，他為了幫助我在經藏順利深入，就將他的一整套大正藏捐給我，這個恩惠我一直感恩、感懷在心。

在學佛的路上，我接受過太多人的扶持與幫助了，沒有這些因緣，是不可能成就任何善業的。作為一個僧人，只能用精進無間的止觀修行，以報眾恩。

更多關於我思想的資料，可參見筆者個人網站 <http://www.muchcalm.com.tw>，或者在各大搜尋引擎鍵入「大寂法師」，即可察到。

如今我已經取得華梵大學東研所佛學博士，除了內心充滿感激與感恩之外，只能以不斷精進的心，未來將所學貢獻佛教，才堪稱是不辱佛門，湧泉以報佛恩。